

中国麒麟艺术

徐华铛 ● 编著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麒麟艺术

编著：徐华铛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麒麟艺术 / 徐华铛编著.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 8

ISBN 7-5305-2203-5

I. 中... II. 徐... III. 动物, 麒麟—装饰—美术—图案—中国—图集 IV. J5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8478号

天津 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邮编:300050 电话:(022)23283867

出版人:刘建平

河北廊坊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天津发行所经销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4

印数:1-3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16.20元

内容提要

麒麟，是中国传统艺术中极其重要的装饰形象。本书紧贴广大读者的需求心理，从传统中走出新路，以简洁生动的语言，讲述了麒麟的历代演变、特色和装饰风格。全书极大部分是白描的麒麟造型艺术图稿，绘画者均有较高的艺术造诣，风格多样，具有较强的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是我国第一本描绘麒麟的专著。可供科普文物工作者、艺术院校师生，以及雕塑造型、建筑设计、纺织印染、陶瓷器皿等工艺美术设计人员参考，也可供影视、戏剧的美术工作者借鉴。

目 录

第一章 威武尊贵 仪容华美

——麒麟的历代演变和特色… 1

(一) 古文献中的“朦胧美” …… 2

(二) 两汉时期的“古拙美” …… 6

(三) 南朝时期的“雄健美” …… 13

(四) 宋元时期的“清秀美” …… 21

(五) 明清时期的“繁复美” …… 26

第二章 麒麟，是龙家族中的一员… … 46

第三章 麒麟的装饰艺术… … 55

第四章 麒麟图谱… … 70

后记

第一章

威武尊贵 仪容华美

——麒麟的历代演变和特色

在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宝库里，麒麟是我国历代人们较为喜欢的装饰形象之一。这个瑰丽多姿、仪态万方的神灵瑞兽，饱含着东方特色的艺术魅力，它集中了自然界各种动物美的大成，具有兽类动物的自然特征，突出地表现了超出自然本色的理想化的形式美。这种综合了动物美大成的“瑞兽”，经过历代文学家、艺术家们千锤百炼的辛勤劳动得以逐步完美，并以强烈的民族风格陶冶着人们，给人以吉祥的祝福和美的享受。

麒麟的历代演变和我国传统的装饰纹样龙凤一样源远流长。它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朦胧状态开始，就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在它的身上凝聚着威武尊贵的美，寄托着人们的理想和精神。然而，麒麟比起龙凤来，尽管在影响上有过它的一段辉煌，但在运用的装饰范围上却较为单薄，留存后世的实物远不如龙凤的造型多，历代也没有专门论述麒麟的专著，更没有系统的麒麟图集，这对我们探寻麒麟的来龙去脉带来了重重困难。然而，麒麟这一美好的瑞兽形象，却始终在我们心间萌动，它驱使我们拨开漫漫的历史迷雾，到历代的古文献、出土文物保存下来的石刻木雕，以及其他民间艺术上去寻觅它的踪影，展示它的风采。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素材及考察的结果来看，麒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特征和气质。这种不同的特征和气质，都以“美”来贯穿始终。它的演变沿革过程基本经历了五个主要阶段：即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的朦胧美、两汉时期的古拙美、南朝时期的雄健美、宋元时期的清秀美，而逐渐过渡到明清时期的繁复美。当然，这个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麒麟的演变在整个历史发展中无法决然割离，后一个阶段总多多少少保留着前一个阶段的风格和形式，并与当时的精神风貌、文化艺术相辅相承，麒麟的演变过程正是在不断地吸取着这些时代风云的营养而不断新生、不断发展的。这里值得着重提出的是从宋代开始，麒麟的演变已逐渐往龙的特征靠拢，其外观和艺术特色与龙的演变紧密相联，以至最终成了龙家族中的一员。

（一）古文献中的“朦胧美”

麒麟，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宝库里的祥瑞神兽，受到历代人民广泛而持久的欢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了麒麟的名称，但很难找到实物，我们只能从历代文献记录中来体味它的朦胧美感，揣摩它的神奇造型。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在该书的《尔雅·释兽》卷中，出现了麒麟的形象性记载：“麟，麋身，牛尾，一角。”这是第一次对麒麟外貌的描述，后人多沿用此说，并加以想象发挥。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它对麒麟的解释是“大牝鹿”，即大母鹿。其外貌的描述和《尔雅》相似：

“麒麟，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

晋代葛洪将麒麟升华到圣兽的高度：“麟，兽之圣也，寿二千岁。”（《全晋文》卷117）

古文选《毛诗义疏》对麒麟作了进一步的描述：“麟，马足，黄色，圆蹄，一角，角端有肉。”“背毛五彩，腹毛黄，不履生草，不食生物。”还说“麒麟无种而生，世不恒有，可活三千岁。”

宋代表因在《史记集解》一书中，引后魏张揖的解释，将麒麟分出雌雄：“雄曰麒，雌曰麟。其状麋身，牛尾，狼蹄，一角。”

梁代沈约在《宋书·符瑞志》中对麒麟的描述是：“麋身而牛尾，狼项而一角，黄色而马足。”

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在给《说文解字》注释时，综合各家之长，对麒麟提出自己的观点：“状如麋，一角，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也。”

根据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设想出麒麟的大体形状：鹿的躯体，马的圆蹄，牛的尾巴，前额长有一角，角的前端为肉瘤状，宛如长颈鹿的蘑菇状角。背部为斑斓的五种色彩，向腹部渐渐转为黄色。麒麟独角的前端为肉瘤，故“设武备而不为害”，它不是作为武器用的，而是祥瑞的标记。麒麟是“无种而生”，天生便有的，寿命长达3000年，比较罕见。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还记载麒麟不以四蹄去践踏生灵，不以额和角去抵触对方。《宋书·符瑞志》说得更为具体，说麒麟“含仁则戴义，吉中钟吕，步中规矩，不折生草，不食不义，不饮垮池，不入坑阶，不行罗网”。我们从《礼记·礼运》的记载“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橄”中

又获悉，麒麟和凤凰一样，不和人类争地盘，不和生灵争食料，而是生活在郊外的沼泽中。因此，麒麟被人们称为“仁兽”、“太平之兽”。

麒麟的出现被视为吉祥之兆，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唐代诗人李峤有咏《麟》诗曰：“汉祀应祥开，鲁郊西狩回。”诗中告诉我们，古代发现麒麟的两次记载，一次在公元前480年的《春秋·左传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麒麟记载。次后，在《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始二年，春，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根据麒麟的长相为鹿形瑞兽的描述，哀公和汉武帝狩猎的麒麟当为大型的鹿形动物，后人推测可能是长颈鹿。

据《大戴礼记》记载：“毛虫三百六十，而麟为长。”同书中将“麟、凤、龟、龙 谓之四灵。”而麒麟为“四灵之首，百兽之先”。值得指出的是汉代的“四灵”通常为青龙、白虎、玄武和朱雀。而《大戴礼记》之“四灵”将白虎易为麟，朱雀易为凤。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四灵”物种并不固定。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朱雀与凤可能是异名同物。而白虎与麟也可能是异名同物。汉代的青龙、白虎、玄武、朱雀皆在玉器实物中有所表现，而麒麟却没有表现。只有现在我们称呼的“螭”和“辟邪”时有出现，而它们在汉代都为独角者。因此，很有可能，当时的麒麟便是螭和辟邪。

据《礼纬·稽命征》记载，在“麟、凤、龟、龙”“四灵”的基础上，又纳入了白虎，使“四灵”成了“五灵”。文中说：“古者以‘五灵’配五行：龙，木也；凤，火也；麟，土也；白虎，金也；神龟，水也。”许慎在《五经异义》中，又把“五灵”归纳为五方：“龙，东方也；虎，西方也；凤，南方也；龟，北方也；麟，中央也。”

在《礼记·礼运》篇中，对“四灵”的神性作了如下的解释：“麟体信厚，凤知治乱，龟兆吉凶，龙能变化。”因此，麒麟又是一种诚信、淳厚的瑞兽。

麒麟还被用来比喻罕见的杰出人才，成语“凤毛麟角”便是此意。据《三辅黄图·汉宫殿疏》记载，西汉丞相萧何曾造“麒麟阁”，“藏秘书，处贤才”，也是这层含义。民间广为流传的“麒麟送子”，便是对麒麟送来罕见杰出人才的认同。

麒麟还被用来表示对幼儿聪颖的美称。据《晋书·顾和传》载，晋代顾和两岁丧父，幼时便有才华，其族叔顾荣相当器重他，曾说：“此吾家麒麟，兴吾宗者，必此子也。”南朝诗人徐陵，幼时聪慧过人，德高望重的名僧宝志曾用手抚摸其头，称其为“天上石麒麟也”。（见《陈书·徐陵传》）

有的古文献还把麒麟说成是能吐玉书的圣兽，有的还给麒麟插上双翼，说它能从日月飞翔，故麒麟成了天上星宿，成了“五行之精”的神灵之兽。

麒麟“不群居，不旅行”，在太平盛世以单体出现，而且往往伴随着圣王或是喜庆祥瑞之时降临。《毛诗义疏》称：“圣人出，王道行则见。”“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因此，麒麟的出现被认为是圣王之“祥瑞”，一出现，便“明王动静，有仪则见”，“动则有容仪”（见《宋书·符瑞志》）。可以想像，“太平仁兽”麒麟，在瑞气祥云缭绕中，在悠扬的香音飘忽中，款款而来，这是一个何等神奇而美妙的境界。

在古文《战国策》中，麒麟两字的“麒”字偏旁作“马”，成了“骐麟”，使麒麟和神驹良马等同。晋朝葛洪著的《西京杂记》中，记载了麒麟的高度，西汉时期的五柞宫树下，“有石骐麟二枚……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麒麟是我国古代罕见的“仁兽”，捕获或伤害麒麟，往往被看

成是不祥之兆，是灾变的象征。东汉服虔指出：“麟非时常所见，故怪之，以为不祥。”在古文《史记集解》中，记述了孔子因鲁哀公伤麟而绝笔《春秋》；在古文《史记索引》中，记述了司马迁因汉武帝获麟而终止《史记》的述事。

从历代文献的记载中，我们发现麒麟多出现于北方地区。在梁代沈约的《宋书·符瑞志》中，收录了自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至东晋成帝咸和八年（公元33年）之间出现的麒麟史料计75次，其中绝大部分出现在北方，建康（今南京）以南仅出现5次。

古文献中的种种记述，为麒麟平添了一层奇谲而瑰丽的色彩，也给人们带来一种神秘而朦胧的美感。

（二）两汉时期的“古拙美”

从汉代起，麒麟与青龙、白虎、玄武（即神龟）、朱雀（即凤凰）四灵相列后，成为五灵中代表“中央”方位和“土”行的神兽。

汉武帝尊奉儒术，因此，儒家们颂扬的“仁兽”麒麟也受到特别的重视。据古文记载，汉武帝曾看到过麒麟，他认为这是吉祥的预兆，便赐诸侯以白金。由于汉武帝的重视，麒麟的纹饰曾一度比较流行。

据《西京杂记·卷三》记载，秦始皇的墓前已出现了作为墓道驱鬼辟邪的石麒麟，这是麒麟作为雕刻实物形象的最早记载。但也有人认为这麒麟是“仁兽”，不可能作为墓前的守护石兽。据分析，在汉代及汉代以前的墓前守护兽中只有石马、

石牛、石虎、天鹿等形象，这麒麟可能是“天鹿”之误？

其实，麒麟和天鹿均为鹿形的瑞兽，因鹿与禄同音，天鹿也称为“天禄”。在汉代很难将麒麟与天禄的形象区分出来，惟一可区别的是头上的角，麒麟为独角，天禄为双角。天禄作为驱鬼辟邪的瑞兽开始于楚国，人们称其为“楚文化”，秦国统一六国后，继承了该文化。汉高祖为楚人，又使这文化得到发展，因此，天禄和麒麟一起，双双成了宫廷中的瑞兽，逐渐沿用于汉代以后的装饰之中，并运用到陵墓装饰上。

由于时代久远，我们已不可能找到汉代有关麒麟的图稿和刻画精致的艺术品。从现存的实物看，汉代麒麟的形象大多出现在画像石、画像砖、玉雕和其他工艺品的装饰上。从陕西王得元墓画像石、山东沂南画像石、江苏睢宁九女墩画像石、四川彭山县岩墓及一些出土的玉雕、铜制银饰工艺品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汉代麒麟的风貌。其躯体大致像鹿，有的身上还有圆形斑点，头生一角，角端有一圆球，以示肉瘤，马的蹄，牛的尾巴。有的像马，故麒麟也有写成“騏麟”；有的像羊，头上的独角生得很长，尾巴为马形的。其形态虽较稚拙，但其动势却较生动。有的在徐步缓行；有的在停立凝望；有的在撒蹄飞奔；有的在回头看望；有的在仰头鸣叫（见图1～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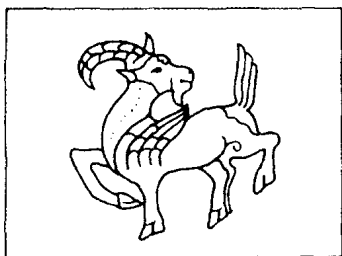


图1 西汉陕西出土玉雕麒麟



图2 东汉出土石刻麒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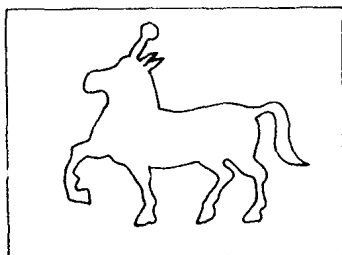


图3 东汉陕北画像石麒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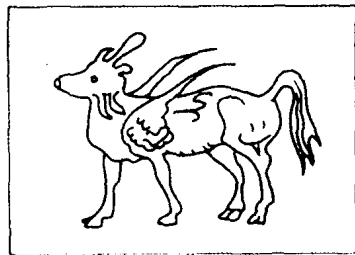


图4 东汉江苏睢宁画像石麒麟



图5 东汉出土石刻麒麟



图6 东汉山东沂南画像石麒麟



图7 东汉陕西出土铜牌饰麒麟



图8 东汉朝鲜出土银饰麒麟

倘我们再深入观察的话，发现汉代麒麟的身上大多长有双翼，我们这里列出的汉代麒麟实物中基本上有双翼存在，这是由于人们自古向往能飞离地面，翱翔太空之故，中国古代多有“天马行空”和“羽人飞兽”的传说。我们目前所知的最早带翼神兽当数战国时期中山国墓出土的错银铜双翼神兽（见图9），兽身狭长，双翼振起，虎头龙颈高高昂起，四肢张开，一股虎虎生气扑面而来。这尊神兽是中国工艺美术品中的珍宝。有人说它是“麒麟”的最早形象，这尚待行家们考证。



图9 战国时期中山国墓出土的错银铜双翼神兽

河南邓县汉代彩色画像砖墓中，有一标明“麒麟”的画像砖，所画动物马形蹄足，独角有翼，俨然是一匹“天马”(见图10)。



图10 河南邓县汉代彩色画像砖麒麟

从现存下来的实物看，汉代麒麟的造型简洁而明快，动物的自然味浓，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麒麟其实就是鹿、羊和马的变体，而且都是侧面形象，头上生有一角，图形的线条刚柔相济，造型稚拙，显示出一种古拙的美感。而头上生有双角的则称为“天禄”(见图11、12)。



图11 汉代单角为麒麟



图12 汉代双角为天禄

那么古人为何选择鹿、羊和马作为麒麟形象的变体呢？古人认为鹿是吉祥的瑞兽，是人升天或仙人必用的乘骑。古书记载：“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为白鹿，又五百年为玄鹿。”因此，鹿又是一种长寿的仙兽。在人们眼光中，“玄鹿”感到太玄虚，而“白鹿”则恰到好处，故民间往往选白鹿为麒麟的变体。有人还称白鹿为“天鹿”，有的干脆写成“天禄”。据《艺文类聚》记载：“天鹿者，纯善之兽也，道备则白鹿见。”鹿又是帝王的象征，古文中有“鹿死谁手”、“逐鹿中原”的成语，可见鹿在民间中的期望值。再加上人们心目中的麒麟有不少特征和鹿相似，故古人以鹿的形状来演变麒麟也就顺理成章了。

羊也是吉祥之物，《说文解字》里便有“羊，祥也”的记载。马在人们的眼中，一直是矫健灵动的神驹。故古人以羊或马的形状来演变麒麟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以鹿形为多。

东汉时期，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在佛教中处于崇高地位的“狮子”，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神奇而庄重的“神兽”。其强劲威猛的造型逐渐和中国本土的麒麟相结合，值秦汉时期造型古拙的鹿形仁兽，瑞兽——麒麟，逐渐向威猛的狮子造型靠拢，而逐渐演变成狮形的新麒麟形象。并和狮子一起，走到护墓石兽的行列中。最后，终于在南朝艺人的斧凿下诞生出南朝帝陵墓前那十余尊雄浑、高大、神奇的新麒麟，成为中国雕刻艺术中一朵夺目的奇葩。